

肩負母校傳承責任 退休臨別「再邁一步」 培正校長帶領學生北極考察

40多年前，譚日旭以學生身分踏進培正中學校門，左手邊的一尊銅像總叫他十分在意，上面雕琢的人物，正是開設香港培正中學的黃啟明校長。3年前回母校出任校長，譚日旭再踏進校門，看着花園內的銅像，感覺截然不同，肩膀上忽爾多了一份傳承的責任。一眨眼已屆退休之年，臨別在即，譚日旭決定帶領培正學生再邁進一步，而這「一步」可謂非常艱巨，因為目的地是北極，帶領學生到極地考察。

譚日旭1976年在培正中學畢業後，考上中文大學物理系，畢業後隨即在迦密柏雨中學執起教鞭，其後創立浸信會永隆中學並任校長，一做就是19年，3年前獲邀回母校當校長。想到要離開自己一手創立的學校，總有不捨之情，「一草一木，一枱一櫈都是我買，經我手，所有人事都是我請」，但回望母校之情，還是狠下決心，接受新挑戰。

校友捐款學生寫計劃書 12日旅程今出發

接任校長時，早預知將做至退休，費煞思量，想讓培正再行前一步，萌生加強推動科學氣氛的念頭。今學年初，譚日旭決定資助學生到北極考察，條件是學生須提交計劃書，闡述希望在極地研究的課題，發揮小宇宙。

這趟旅程，源於曾在南北極做科研的校監何建宗一個想法，「他說他有個夢想，希望能夠帶培正的學生去北極做科研，希望整團都是培正的人」。譚日旭起初也難以想像，「我聽到之後都被他嚇倒，瞠大眼，碌着眼望着他，不是吧？帶中學生去北極？做科研？」各種憂慮頃刻間浮上腦海，「危險、天氣讓人凍死，家長會不會讓學生去？我知去北極費用好昂貴，金錢方面怎麼辦？」豈料老師紛紛舉手贊成，校友捐款一呼百應。

最終30幾名學生遞交計劃書，「我見到個中四的女生，我拿她的計劃書看看，有幾十頁，全英文，做到真的洋洋灑灑，好認真，成份paper（論文）般，所以我們開心的是，這一件事，成為了一個driving force（推動力）」，旅程最後連同教職員一行23個「培正人」，本周一（今日）凌晨出發前往北極。

12日旅程首站為挪威，隊伍將到訪當地極地博物館，以及位於北極圈的大學。另有約7天於船上生活，每日以軍用橡皮艇上岸觀察，亦會到訪中國位於北極的研究所「黃河站」，了解內地科學家在極地的研究。



嘆中中「弱勢」 為學生鋪路外地展專長

培正中學始於1889年，是香港數一數二的傳統中文中學（中中），充裕的資源甚至能資助學生到訪北極。曾任8年香港中文中學聯會主席的譚日旭慨嘆，一般中中較為「弱勢」，「那些家長將小學最好的學生送去英文中學，送去傳統名校，自然係input（輸入）好，output（輸出）好」。但譚日旭認為，中中仍發揮重要功能，社會不止得一批精英學生，學生有不同層次，教育就是要發揮到年輕人的潛能，「我好同意李白講，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個年輕人都有其專長，「有些是廚藝了得，甚至可以做五星級主廚」，故譚日旭近年積極為中中學生開拓台灣、內地、韓國、美加等地的升學前路，讓學生專長得以發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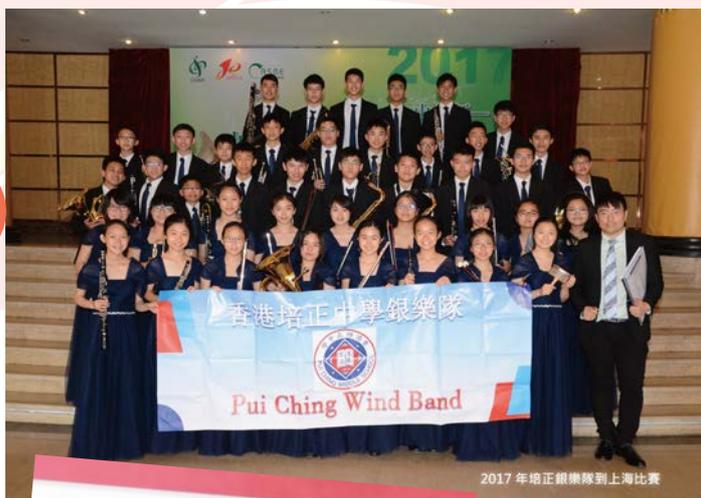
寄語下任校長勿故步自封

將於8月底離任的譚日旭，寄語下任校長何力高繼續帶領培正進步，不能故步自封，「一間學校有很深厚傳統，仍然要與時並進，如果不會，始終會被淘汰」，亦盼培正學生緊記校訓「至善至正」，繼續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

轉載明報專訊

香港培正中學銀樂隊60周年音樂會

2017年11月17日



2017年培正銀樂隊到上海比賽



2017年培正銀樂隊

節目

- | | | |
|--------------|--|----------|
| 中學銀樂隊 | Symphonic Episode 1 交響曲的幕1
作曲：八木澤敦司 | 指揮：楊國田先生 |
| 上學禮 | A Colonial College 殖民地的禮
作曲：James Hussy 康輝琴 廖其 | 指揮：楊國田先生 |
| | Moscow 1943 莫斯科 1943
作曲：Brian Balmage 布萊恩·巴爾梅的樂 | 指揮：楊國田先生 |
| | Grenada 牙買加
作曲：陳子 | 指揮：楊國田先生 |
| 小學銀樂隊 | Blue Ridge Impressions 藍山印象
作曲：Brian Balmage 布萊恩·巴爾梅的樂 | 指揮：余慧文老師 |
| --- 中樂特奏 --- | | |
| 校友銀樂隊 | 樂壇精英 No. 2159 樂壇精英大和號 2159
作曲：馮小剛 編曲：楊國田先生 | 指揮：楊國田先生 |
| 下學禮 | Souvenir of Napa! 拿波里紀念品
作曲：Marco Marz 馬可·馬爾斯 | 指揮：黃冠文老師 |
| 培正小學 | Selections from Les Misérables 孤星淚的樂劇選
作曲：Claude-Michel Schönberg 馬爾斯 - 音樂劇大師
編曲：Warren Barber 瓦倫·巴爾 | 指揮：黃冠文老師 |
| | Night's Ark 聖亞伯
作曲：Ben Apperment 本·阿普曼 | 指揮：楊國田先生 |



2017年培正校友銀樂隊



香港培正校友銀樂隊成立了

「勇敢的太陽」、「華盛頓郵報」、「自由鐘聲」、「玩具交響曲」....一首首的校際比賽歌曲，同學們台前精湛的演繹，背後指揮用心的指導、加上賽前無數次的操練，把《香港培正銀樂隊》變成一個響噹噹的名字。

香港培正銀樂隊成立於1957年，初創期間已於學界嶄露頭角。期後十多年，憑著隊員在演奏上的努力，和獨有的師徒制文化，樂隊得以把演奏水平推上高峰，在校際音樂節比賽屢創佳績，贏得十屆冠軍的美譽。更重要是，銀樂隊的生活，令一代代的隊員建立起深厚的情誼。

一個甲子很快過去，2017年是香港培正銀樂隊成立的六十周年。為隆重其事，培正中學銀樂隊特別舉辦了一場六十周年紀念音樂會，參與的有學生，也有校友。不同年代的隊員組成了過百人的樂隊，有些重拾久已放下的樂器，有些專程由海外回來參與。

有一位學長被這份醉心銀樂隊的情懷感動了，他把音樂會形容為「鴿子園」和「甲子緣」。是的，跨年代的隊員，像鴿子般紛紛回巢演出，全是出於對銀樂隊的一份情緣。

常言道：曲終人未散，音樂會過後，一眾校友為了延續對銀樂隊演奏的熱誠，已於2018年一月成立了香港培正校友銀樂隊，並由1961善社學長陳志成擔任隊長。原來吹奏單簧管的陳學長正是當年培正銀樂隊第一屆隊長，由他領導群雄可謂實至名歸。

校友銀樂隊得到培正中學校方的全力支持，目前逢星期二晚7時至10時在中學音樂室排練，由黃冠文學長（1986晶社）義務擔任指揮，大家都重拾了那些年一起練



band 的情懷。每次排練後食宵夜更是例牌節目，足證大家對當年練習後會一齊到莉莎、紅寶石、Upper One、7 Eleven ”飲嘢吹水”日子的懷念。



培正中學北極科學考察團旋歸

何建宗校監

感恩！培正中學「紅藍科研先鋒-北極研究考察團」順利完成11天旅程，於昨天晚上8:30pm返抵香港國際機場。「中國極地博物館基金會」會長李樂詩博士親臨接機，家長雲集，雀躍熱鬧！

此行遇上低溫，積雪未融與初融之間，十分濕滑寒冷。而海上浮冰廣泛，令乘坐橡皮艇登岸採樣和考察倍覺艱辛。平均氣溫-7攝氏度；最低-14攝氏度，連風速是-26度的感覺。但全隊士氣高昂，輪船破冰勇抵北緯80度。我們拜訪了位於Ny Alesund, Kings Bay的國際科學城，與各地資深研究人員交流，也進入了「中國-黃河站」內參觀，誠香港學界一次創舉！香港教育局局長得悉亦致電祝福問好。

路上蒙上帝保守，有驚(懼)無險，收集了不少珍貴數據，並且完成了幾個初步實驗，成果美好，估計可以寫出一批優質的學術報告！教育上，學生們學懂了自律規範，彼此合作，並且在艱難下克服逆境，對師生都應是一個重要的人生經歷！感恩讚美！

僅向各位滙報，感謝大家的代禱和支持！

上窮真理下承揚—— 香港極地考察隊 與培正中學勝利 完成北極征途

何建宗校監

北極(Arctic)一詞源自希臘語 arktos, 意即是“大熊”。中國古人用“北斗七星”來辨認北方；而西方人則用包含了北斗七星的“大熊星座”去加以辨識。維京人航海，把向著“大熊星座”的地方，認定是地球的最北端，稱為北極。反之，在地球的另一遠端，稱之為“南極(Antarctic)”。今年3月，我組織了22位元香港培正中學的師生遠赴北極，進行了為期十餘天的科研考察之旅，獲益良多。

用藝術包裝科學

北極最具代表性的動物，非北極熊莫屬。它是現今世界上最龐大的陸生生物，肉食性，而且擁有豐富的皮下脂肪和茸白的毛髮，禦得嚴寒，也能游泳，以獵捕海豹為主食。由於北極熊數量不多，亦不容易尋覓得到，所以十分珍貴。可惜，隨著氣候變化、環境污染、冰川退縮和食物鏈受破壞而中斷等因素影響，它的種群數量日益減少，被科學家認為“瀕臨絕種生物”，必須受到嚴格的保護。

地球的生態環境，近年受到不負責任的人類行為所破壞，狀況令人擔憂。氣候變化近年尤趨明顯，反常的自然現象，令很多地區的人民流離失所，災難層出不窮。我們必須加強環境和創新科技的教育，藉著研究、探索和公眾參與等活動，令更多人(特別是青年人)加深對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認識，撥亂反正。放眼世界，立足本土；坐言起行，由我做起。

我率領的“極地考察隊”，自從1993年起，已經十二次遠赴北極圈，四次渡航南極海，為環保、科研和教育作出貢獻。極地旅程途遠艱辛，必須堅毅不拔、鬥志橫強、機智謹慎，規劃和行動都需要經過精心策劃。我師承香港著名極地考察家李樂詩博士的珍貴經驗，喜歡“用藝術包裝科學”；而由於每趟遠征均需要龐大的經費支出，建立支援團隊、訓練人才和培育傳承的關係亦頗為重要。所以，我的“極地考察隊”常包括了一個宏寬的年齡和專業光譜，有科學家、研究生、醫生、護士、技術員、老師，甚至乎社會上具代表性的各個專業界別領袖。彼此支援、各盡其職、互相配合、同心協力，建立良好的團隊精神至為關鍵。





每次在冰天雪地的極地條件下採樣，硬繃繃的科學實驗、樣本搜尋、固定並貯藏標本、記錄筆記等精細科研程式自所不免；然而，隊員在“不忘初心”的感染下，面對大自然的磅礴氣勢、寰宇的精奇奧妙，心情激蕩亦理所當然。所以，許多考察隊員都運用攝影、繪畫、書法、詩詞、音樂、微電影等藝術手段，仔細地把冰山、冰川、浮冰、雪崖、飛鳥、地衣、苔蘚、攀緣植物、微藻、貝殼、鯨魚、海豹、北極熊、麋鹿、白狐狸等常人難得一見的大自然勝景，藝術化地燒錄下來。我每喜在科研工作告一段落之後，舉辦科普講座、展覽和媒體分享會等，讓社會人士（特別是學生）同樣感受到極地的精彩。走入人群，科研才會受到廣泛支持；與社會共用，教育才更扎實有意義。

香港學生徒步登上冰原採樣

今年3月25日至4月5日，我組織了22位元香港培正中學的老師、學生和畢業生，再赴零下4-26攝氏度的低溫極圈，目標是推動STEM、發揚科研精神和生命教育的神髓。3月21日下午，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楊潤雄局長，親蒞培正中學禮堂，為“紅藍科研先鋒 - 北極科研考察之旅”主持授旗儀式。大隊士氣昂揚，隨於3月25日深夜，浩浩蕩蕩，揮別香港國際機場，經挪威首都奧斯陸市，飛赴位於斯匹茲貝根島(Spitsbergen)的龍宜爾比恩(Longyearbyen)。冷岸群島位於歐洲大陸的北方外海，橫跨北緯74°到

81°(N)、東經10°到35°(E)，而斯匹茲貝根島正是群島中最大的島嶼。龍宜爾比恩是比較多人居住的地方，有機場和碼頭，每天有航班飛往奧斯陸，所以成為外來人士的進、出口“集散地”

由於較接近歐洲和北美洲，從前又是受挪威政府所託管，近年“生態旅遊”和遊輪業勃興，冷岸群島一帶逐漸變成北極圈中的熱門景點。觸目所見，在龍宜爾比恩的中心區，房屋愈建愈多，城市化規模日漸擴大，酒店和商店林立。這個從前只有數百人的煤礦基地小鎮，今天已經有二千多固定人口，每年接待近四萬名外地人。遊客不單破壞環境、留下垃圾、踏遍了生態保育區，還影響了當地人寧靜的社會生活。

根據我長期觀察所得，“熱島效應”之所以在北極圈產生，除了全球性的溫室氣體增加，更直接原因是“人住





Wilson Cheung和Alex Chavanne安排下，於行程第4天登上“抗冰船” Freya號(瑞典旗)，沿冷岸群島東岸海域航行，尋找具有“科學考察價值的據點(Special sites of Scientific Interests)”。在之後五天的行程中，Freya號衝破萬片仍飄浮在海上的薄冰，逼近氣勢磅礴的雪崖；有時更冒著被冰山擠壓和切割的危險，靠泊大面積範圍而且堅厚的海冰，讓研究人員和老師可以率領學生徒步登上冰原採樣。在氣溫-4至-16攝氏度的艱苦條件下工作，有幾天還須乘坐橡皮艇沖上小灘，克服濕滑的融霜，奮勇爬上陡峭的冰川，一點都不容易。尚幸大家憑著勇氣和膽色，齊心就事成，一路有驚無險，十分感恩。

本次考察共進行八項科學研究，涵蓋了海洋微藻、冰藻、北極環流、地衣、放射性污染物、核輻射、檢測和認證、微塑膠等創新領域。研究計畫書均是由中二至中四級的學生自己撰寫，

經老師作內部篩選和修正，再由教授作終審，嚴格地甄選出來，所以水準很高，達到了國際學術期刊的級別需要。這次創舉對培正中學而言，挑戰很大，令香港學界矚目，期望很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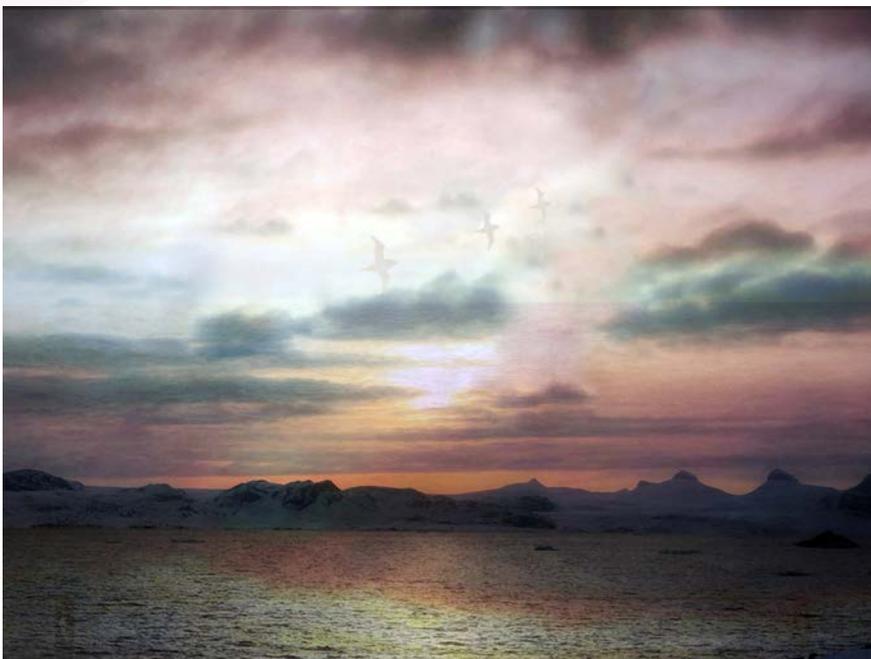
Freya號最高衝破了北緯80度，是它和船上海員的新紀錄。途經了雀鳥保護區、海洋生物(如海豹和海獅)保護區、國家公園、巨型冰川、世界第三大冰帽等，慰為奇觀。大隊分組進行採樣，現場即化驗和分析大氣、水質、

融冰與土壤的資料，又觀察了十分罕見的植物和地衣。利用的儀器包括：多參數環境監測儀、水採樣器、浮游生物採集網、顯微器、即場化學分析樣品分析儀、衛星定位儀、風速儀、輻射探測儀等。在適當的地點登陸後，更集體進行生態、植物和生物多樣性的考察；把沿途採獲的細菌用離心機分離，再用營養基去培養，方便日後鑒定。從收集到的資料初步分析，人類活動日益對北極環境帶來的影響，令人擔憂。

4月2日下午，Freya號駛進“皇帝灣(King's Bay)”，那裡有幾條巨型冰川，浮冰晃蕩，上面也常發現北極熊和狐狸、海豹、海獅的蹤跡。4月3日

區”的擴張。英泥化改變了吸熱率，道路愈來愈開近不毛之地，破壞了生物棲息環境。能源消耗和石化燃料的開發、發電量和汽車尾氣排放增加等，都造成了“溫室效應”，帶來連鎖的“碳足跡”增加，產生了不可逆轉、而且是對數性加速的氣候變化。人類生活不再與自然界和諧，我們與上帝的偉大創造愈來愈隔絕，可持續發展真的岌岌可危！

參加“極地考察隊”的培正中學師生在兩位導賞員



清早，科學城領導人員和科學家登船向大隊簡介最新的國際科學合作專案，隨即引領大家登岸，參觀了行政中心、郵局、博物館和海洋科學實驗室。中午時大家還聚觀了“挪威站”的科學家釋放氣球，用以監測氣象和空氣的品質。挪威站旁就是法國站、德國站、韓國站和中國設立在北極的“黃河站”。在“黃河站”後邊的苔原上，廣設監察北極光和冰川的儀器，整年不停地收集珍貴科學資料。

“黃河站”是中國在北極圈建立的第一個科學考察基地，自2004年7月28日起運作，是該處(新奧松, Ny Alesund 科學城)第10個根據《斯瓦爾巴條約》而建立的國家級科學考察站。《斯瓦爾巴條約》原稱“關於斯匹茲貝根群島行政狀態條約”，於1920年由“國際聯盟”宣導，原簽約國共18個，包括了挪威、法國和德國。1925年，增加了中國、西班牙等33個締約國，現締約國總數共42國。條約確定該島有充分的自主權，但該地區為永久非軍事區域，該地區與該地區民眾安全由挪威政府全權負責。所有締約國公民均可自由進出該地區，並在該地區內進行任何不違反挪威政府法律的任何行為，不需得到挪威政府簽證許可，但進入該地區則需接受挪威政府的法律管制。按上述協定，所有擁有締約國及締約國之繼承國公民身份者均無需申請和簽證可以自由進出，但必須接受挪威政府之法律管束。

香港眾考察隊員在參觀“黃河站”之後，獲安排與留駐科學城的科學家作學術交流。會上，我以“極地海區的有害藻華狀況(HAB in the Polar Waters)”作報告，並簡介了香港研究隊在極地科研上的各專案與成果，彙報了香港科學家在過去25年來在南、北兩極進行過的科研考察經歷，彼此獲益良多。

參觀完皇帝灣“科學城”之後，此次香港考察隊“紅藍科研先鋒-北極科研考察之旅”便踏上了歸途。此行成果豐碩，除了正常的科研考察計畫，還藉著帶領青年人前赴北極高緯度地帶，鍛鍊了他們剛



強堅毅，有勇有謀的性格；學生們從參與高級科研工作和國際交流之中，也培養出追求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的精神，流露出愛地球、愛社會的熱心。發揮思考、陶造創意，期待日後有更多這樣的旅程，更多貢獻世界、國家和本地的社群。

(原文發表於2018年5月號《紫荊》雜誌)

